

## 目 录

- 和马寅初先生共事的几点回忆……………江天蔚（ 1 ）  
王竹斋和杭州……………陈瑞芝（ 5 ）  
记许廑父……………章达庵（ 11 ）  
胡亚光画艺……………汪赞源（ 15 ）  
翁达其人……………管云长（ 17 ）
- 临时省会在方岩……………徐德春（ 21 ）  
“九·一八”后的杭州学生运动……………邱 玺（ 35 ）  
高唱战歌上征途……………李益中（ 40 ）  
抗战前夕与何应钦的一次晤谈……………吴醒耶（ 47 ）  
接受日本投降前后见闻……………郑琴隐（ 50 ）  
记善后救济总署驻杭州机构……………汪赞源（ 54 ）
- 新四军进军浙西始末……………许扬本（ 60 ）  
抗日战争时期的浙西行署……………王 飞（ 67 ）  
抗日战争时期的浙西行署妇女营……………储 蔚（ 75 ）  
汉奸市长何瓚被诛记……………沈国英（ 80 ）
- 我所知道的私立弘道女中……………阮幼仙（ 85 ）  
私立树范中学……………刘衍孝（ 95 ）

浙江省卫生试验所简史.....	徐承荫 ( 100 )
解放前六十年来的杭州报纸.....	赵彰泰 ( 105 )
杭州报业公会和通讯社协会.....	章达庵 ( 114 )
短命的《杭州晚报》.....	冯安琪 ( 120 )
从宣卷到杭剧.....	王与昌 ( 123 )
浙江省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概况.....	周吉士 ( 132 )

# 和马寅初先生共事的几点回忆

江天蔚

马寅初先生为当代知识界德高望重的长寿人物。虽然他已逝世，可是，人们还是怀念他的。我有幸曾和马寅初先生共事过一段时间，尽管时间不长，而在我的记忆里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杭州解放不久，杭州各界人民就发起慰劳解放军运动，组成了杭州市各界慰劳解放军总会，马寅初先生出任会长，会址设在中山中路杭州市商会内。我当时以民革领导人之一的身份担任慰劳总会交际处副处长职务（处长为马文车），因而经常和马寅初先生有事务上的接触，使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有以下的一些回忆。

## 一、认真办事的精神

杭州慰劳解放军总会开始进行工作，正是在七、八月大暑天。马寅初先生几乎每天上下午都来会办公。他的办公室在大厅后面，房间小，设备简陋，连一具电风扇都没有，小房间里热得象蒸笼。马寅初先生总是在项颈上悬挂一条水湿的白毛巾，不时地用以擦汗，一面手摇大芭蕉扇取凉。他不呷茶叶茶，却以可口可乐作饮料，算是他当时唯一的享

受。那时，慰劳总会几乎每天上午都有会议，讨论募捐办法，听取有关会务报告，以及各项应加研究的问题。那时军管会交际处处长胡成放等也几乎天天来总会和马寅初先生一起研讨问题。显然，杭州市慰劳解放军总会正象一个带有统战性质的集合体。马寅初先生即使挥汗如雨，也一直认真听取报告，和同志们仔细研讨，找出解决各种疑难问题的办法，一点不随便苟且，做到件件事头尾落实，一点一划，从不模棱两可。

## 二、明智的决断

当时杭州市慰劳解放军总会的主要任务是，尽快筹集慰劳金额及物资，送交正在前线作战的解放军。慰劳总会设立之初，首先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筹措慰劳金？向那些对象筹措？老实说，当时筹措慰劳金的对象自然着重在工商界身上，而如何去说服他们，做到人人自愿掏腰包，在当时看来，却是一个难题。而当时巨富如浙江中央银行行长张忍甫、杭州市商会会长金润泉都身为慰劳总会委员，也天天来会办公，却也不肯带头乐捐。马寅初先生是经济学权威，当然十分洞悉此中道理。当时，我和杨建（曾留学比利时，建筑工程师）一道提出一个建议，主张向全市各商店预收房租一月或两月为慰劳金，实际上，慰劳金由房东负担，不过先由商店租户先垫付而已。这样，慰劳金额数便可立得。马寅初先生认为此办法可行，即当机立断，决定进行。他认为要募集慰劳金，必须做好宣传工作，使人人热爱解放军，出钱慰劳。这使我深刻地体会到马寅初先生的明智判断力。

### 三、平易近人的学者风度

马寅初先生是一个闻名中外的经济学家，蒋家王朝曾多次敦请他出任财政方面的要职。象马老这样一个人物很容易被普通老百姓看作架子大，盛气凌人，难以接近。殊不知马寅初先生却是十分平易近人的，具有谦逊的美德。当然，他一认定真理所在，总是坚持到底，任何权威暴力都不能使他屈服。

当时，慰劳总会交际处处长马文车(心竹)先生是民革领导人之一，他过去曾任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秘书长，甘肃省政府代主席，以及国大代表。这两个马老在慰劳总会里，倒是两个极端，相映成趣的。

记得有一次，我和马文车一道在马寅初先生的办公室汇报交际工作之后，不知道是什么因缘，马文车先生却神气活现地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当时的一些统战人物。自然，马文车词锋锐利，意在自夸，总不免词色之间，嘲伤他人。马寅初先生一直微笑不语，最后只语重心长地引述了一句古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马文车听了，也只好点头了事。马寅初先生这等平易近人，在我记忆里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 四、举贤不讳

杭州解放后不久，谭震林同志就和马寅初先生一道从上海坐汽车，经沪杭公路来杭州，在工人文化宫(原杭州参议会，现已拆除)楼上会议厅，招待杭州各界人士。谭震林同志和马寅初先生一起坐在主席座位上。我和马文车一道坐在东首一排前面，靠近主席台。

马寅初先生中等身材，长得肥胖，看来显得矮了一点，圆圆的脸孔，气色十分红润。据说在抗战胜利后，马寅初先生曾一度被蒋介石软禁在杭州。他秘密化装为洋人雇用的厨师，模样十分逼真，由杭州逃到上海，然后转往香港。就因为他是矮胖子的缘故，而便于化装为厨师，瞒过了国民党特务的耳目。

在招待会上，谭震林同志作了极简短的形势报告，便请各界人士发言。记得当时有一位穿西装便服的中青年，热情洋溢地讲了一段赞美解放军的话。谭震林同志低声问马寅初先生说：“这个说话的人是谁？”马寅初先生低声回答说：“是唐巽泽先生。”接着，马老仍低声地介绍唐巽泽的学历经历，以及为人的能干处。原来唐巽泽是马寅初先生的学生，曾一度在龙泉当过县长。果然唐巽泽后来成为浙江民建主委，是浙江统战工作中的一个能人。

看来，马寅初先生是真正举贤不避亲的。

# 王竹斋和杭州

陈瑞芝

王竹斋，原名祖耀，字竹斋，以字行。江苏省太仓县人，晚清秀才出身。清末曾任“杭州农工商矿务局”文案师爷。民国初创办“杭州电话公司”，任董事长兼经理。1921年辞去电话公司职务，创办“杭州惠迪银行”，自任经理。王竹斋先后三任“杭州市商会”会长，一生清正廉洁。在历任市商会会长期间，不支取薪金，以银行经理收入维持生活。但对兴办社会公益事业，不避困难，领先创建；济贫扶困，无不带头赞助，尽力支持；对反抗侵略的爱国运动，更是慷慨激昂，组织各业团体，奋起参加抵制仇货；尤为杭人称许的是在军阀战乱时期，杭城将面临一场浩劫的紧要关头，王竹斋挺身而出，为全市人民纾危解难，深得各阶层市民的赞颂。兹将有关他对杭城几件事绩，简介如下：

## 创建杭州电话公司

自清末沪杭铁路建成通车以后，杭城更趋繁荣，商旅云集。古老旧城市的原有市政设施，已远不能适应。当时虽已有“杭州大有利电气公司”，对街道路灯和商店夜市照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对其它公用事业的设施，如电讯、供

水没有配套设施。

王竹斋有鉴于斯，着手筹建“杭州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设在上城华光巷。由各大行业巨商殷户入股筹集资金，向德国礼和洋行买来机械设备，经过近两年时间建成通话。虽然当时用的都是手摇接线话机，远不如现在的先进，但这是杭州有电话的开始。

## 创办湖墅育婴堂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贫穷落后，劳苦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如遇荒歉年景，卖儿鬻女的惨剧，时有所闻；路旁弃婴，时有所见。有的弃婴，有幸碰见好心人家，抱回抚养，保全性命，多数都是冻饿而死。

有些社会知名和好善的人士，对此种人间惨剧，心有不忍，集资办起“育婴堂”，收养弃婴。当时城区最早的一所育婴堂，设在梅花碑，大门左边围墙临街开一窗口，窗内设有圆型木坐桶，桶内铺有棉垫，圆桶底有铁锅，可以旋转，用绳吊有铜铃直达内屋，凡父母将婴儿放入桶内后，只须将桶旋转，内屋即可听到铃声，保姆闻铃声出来抱婴进内，从此得到抚养。当时育婴堂的经费，由商会常年补助。

当时拱墅区的市场逐渐繁荣，人口增多，由于距城区育婴堂路远，常见路有弃婴。为此，王竹斋一再动员当时在现中山中路一带置有大量房地产的巨户邵义成出资赞助，由王竹斋负责、兴业银行经理徐行恭相助，在湖墅仓基上建立一所“湖墅育婴堂”，堂址即在珠儿潭徐行恭住宅间壁，由他和徐为正副负责人，从此拱墅地区的弃婴亦能得到收养。

## 对绸业个体困难机户的援助

在军阀混战年代，经济不稳定，商品市场起伏不定，尤其在银根紧张时期，往往使某些行业整个陷于困境。在1926年北伐战争以前，有一段时期，杭州绸业不景气。下城区当时是个体机户的集中地区，有些个体机户几陷于绝境。当时主持市商会的王竹斋，提出商会是各行业的集体组织，应帮助他们。他说个体机户对发展绸业生产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我们不能见危不救。王的建议得全会和各业大店的支持，由此在每年年终由商会给个体困难机户接济补助一次。经过两年，绸业情况逐步好转，接济才停止。

## 挺身而出，为杭城纾危解难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北洋军阀孙传芳任苏、浙、闽、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北伐军由湘赣进攻，孙军在江西前线屡战屡败，孙传芳亲临九江前线指挥督战。当时浙江省长夏超（字定侯，浙江青田人），是个野心家，在任浙江省警务处长时，就不断扩充保安警察部队，企图掌握军权，乘机崛起。此时他乘孙军战败的时机，接受国民党北伐军的委任十八军军长之职，调集他的保安部队，沿沪杭线进攻上海，切断孙军在苏浙地区的重要后路。那年秋季的某一天，夏超出师嘉兴。出发前，在湖滨公园（即现在的一公园）举行就职和誓师大会。夏超的部队，均系乌合之众，两个统带（级同团长）吴殿扬和章燮，均系嵊县帮匪头子出身，没有指挥作战经验。孙军驻沪部队，由旅长宋梅村率部向嘉兴抵御夏超，一经接触，夏军崩溃，四散逃跑。夏超到达嘉兴，闻此

败讯，即星夜逃回杭城，隐匿在保俶山英人梅藤根的别墅内。宋梅村率部以搜捕夏超为名，将进杭城掳掠。市民闻讯，人心惶惶，富贾巨商尤其是惶恐不可终日。

商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应急办法。王竹斋不计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单身赶往嘉兴前线，与宋梅村谈判。他晓以大义，劝以安民为上；并愿由商会犒劳孙军10万银元，如有食言愿以生命担保。经孙传芳同意，允和平进城。宋梅村犹恐夏超有诈，要王竹斋乘前列军车先行，并派武装监视。宋梅村进入杭城时，商会率领各界人士在车站欢迎。杭城始得免一场浩劫。

不久，夏超被孙军抓获处死。

## 筹建自来水厂

唐朝李泌开六井以来，杭城民饮都用井水。街道里巷，墙门大宅有私井，街巷路口有公井，但为数不多。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城市人口增加，许多水井因年久失修，水质变差，且多数已湮塞。因此居民多汲取河水饮用。城区河道，舟楫往来频繁，沿河居民洗涤衣物，加以阴沟污水流入，水质很差，水中细菌繁殖，连年疫病流行，去医院就医者患肠道病的竟达半数。街巷狭小，商店居民都是木结构房屋，鳞次栉比，一遇火警，只得担水扑救，往往小火酿成大灾。各界人士，几经倡议筹办水厂，都因集资不易，一直拖延不办。

1929年三元坊大火，损失惨重，市民办水厂的呼声愈高。王竹斋代表全市各商业团体，向政府提出倡议，建立杭州自来水厂，并愿由商会筹集资金。政府也认为创建水厂已到非办不可的时候，于是成立“杭州自来水厂筹备委员会”，王

竹斋先后出任筹备会代主席、主席，徐行恭、王芑泉、张旭人、金百顺等为委员。各行业富商大户和殷实市民劝买的杭州自来水公债，几占全部经费的百分之九十。经一年多时间紧张施工，在1931年7月间，工程全部完成；8月15日开始放水。正巧在这一日，同春坊大火，自来水大显神威，不多时即将火患扑灭。

## 积极参加反侵略的爱国运动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继上海的“工学商联合会”，在杭州成立了“浙江省各公团联合会”，市商会由王竹斋、金润泉参加，并派员参加联合会的英日货检查队。检查队首先对全市最大的高义泰布店检查，劝告停止发售英、日货，不许再进英日纱布；发动各商号不买卖英美烟草公司的卷烟，劝市民不吸英、美烟，不穿用英、日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人民要求当时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以雪国耻。王竹斋召集会员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说，痛斥了日寇的侵略行径，高呼“中华人民决不当亡国奴！”由社会各团体组成的“杭州市各界反日联合会”，配合反日联合会，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学生队在检查日货中，又从高义泰布店查获改头换面的日货，群情愤怒，将该店负责人方坤良抓住，站在木笼中游街示众，并处罚款万元。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爆发，杭州的抵制日货运动，更是轰轰烈烈，在王竹斋主持下的市商会，是主要的发起机构之一，对教育商会所属各行商业抵制仇货，他是尽力而为的。

王竹斋为杭州人民做了不少好事，1934年病故出殡那天，

当时的社会名流，政界要人如陈葛士、杜月笙、王晓籁、梅兰芳、陈布雷、朱家骅、张难先、徐青甫等均厚赠致悼。沿途祭奠不断，送葬市民成群，中有手持万民伞的，还有跪哭路旁的乞丐。

杭州市商会和各人民团体，为纪念他对杭州的功绩，报请政府批准，以王竹斋居住的上城区四条巷子毗连的河坊街命名为“竹斋街”。解放后这条街恢复“河坊街”原名，但老杭州人仍有称它为“竹斋街”的。

# 记许廑父

章达庵

许廑父（1892—1953），字一厂，萧山长河人。道德文章，为乡亲父老所重，与临浦蔡东藩友善，同称东越文宗。早年曾偕外戚傅吉士宦游两广，入粤督莫荣新幕府（傅吉士为秘书长）。嗣莫督下野，许乃回沪卖文为活。与《玉梨魂》作者徐枕亚及《民权报》主笔何海鸣交至莫逆。许啸天、郑逸梅、包天笑等为同一代人，蜚声文坛。早期著作，有《沪江风月传》、《情海风化录》、《武林秋》、《南国佳人传》、《历代剑侠》、《碧海精禽》、《心印》、《如意珠》及《小说日报》、《八仙得道传》等多种，均由上海会文堂书店出版，风靡一时。1921年复续写蔡东藩所著《民国通俗演义》四十回（121—160）。抗战初期，在丽水、龙泉又创作讽刺小说《镜花新缘》行世，先在《东南日报》副刊连载，后自费在龙泉出版。全书描写“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社会现象，作了深刻的揭露，针贬至重。

许廑父是我的老师，1934年至1952年这一段时间，我追随左右，亲聆教诲，对许师的后半生知之较详。自莫督倒台后，许随傅吉士回沪，寓居上海爱文义路1号，所居为“清风明月庐”，卖文为活。后又招收“遥从弟子”（即函授生）

八期，每期从者甚众，我系末期学生，受益颇多。许师业余之暇，日与徐枕亚、何海鸣等挚友往还。

30年代许受《浙江商报》社长邱不易聘，率眷回杭，主编《浙江商报》。

许廑父主编《浙江商报》后，《东南日报》主笔刘湘女奇其才，聘许撰写社论兼编副刊《小筑》（后改《吴越春秋》）。1934年“浙江商学社”成立，社长寿毅成（诸暨人，经济学博士，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接办《浙江商报》，社长韩祖德（萧山人，名会计师，“浙江商学社”总干事），许遂专职主编《浙江商报》。我由许师介绍，同一天进《浙江商报》工作。次年“浙江商学社”经济告竭，韩祖德辞职，许升任社长兼主编，但《浙江商报》的经济失去依赖，须自给自足，这张报纸，遂等于许廑父的私人企业了。许手下有两个得意门生，即经理章达庵，总编何剑松。章总管业务及对外联系；何则主管记者与编辑；许主笔而总其成。

许廑父游幕两广时，与广西伍廷庵契好，后伍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伍遂聘许为机要秘书，每周约去厅办公两三次，有事稍留，无事与伍晤谈后即返。

许酷爱京剧，公余之暇，与杭州名票友余派传人陈大濩等组织票房，聘师教戏，参加的票友有会计师潘上元的红生，编辑余节华的武生，富家子弟丁东初的青衣，交通银行行长黄筱彤的女儿黄××的花旦等，每天定时吊嗓，弦歌不辍。1934年秋浙江水灾严重，筹款赈灾，曾在延龄路（即今延安路）明光大戏院（前共舞台）义演，许演出《逍遥津》、潘上元演出《走麦城》、丁东初演出《起解》、黄××演出《醉酒》等，极一时之盛。梅兰芳、金少山等也应

邀来杭义演，为赈灾筹款，演出《霸王别姬》等。梅、金到杭时曾来报社访问。越剧皇后姚水娟亦曾由李铮律师陪同来报社拜访，都尊许师为杭州名票、戏剧界前辈。黄绍竑长浙时，出版过《五十年之回忆》一书，这部书的文稿通过伍廷飏由许师编校润饰，黄对许深为器重。

1937年日寇侵华，许随浙江省建设厅迁丽水办公，仍任建设厅机要秘书；1938年兼任浙江省茶叶运销处主任。临行前留言《浙江商报》职员：“报纸由章达庵负责，出版到最后一天，宣告暂停，待战后恢复。如有困难，可来丽水找我，当为安排工作，万万不能当汉奸，否则不得再来见我”。后来，何剑松、韩志松（会计）和我都去了丽水，无一人事敌。

抗战胜利后，许于1946年5月，恢复出版《浙江商报》，由于经济困难，于1947年与朱祖舜的《浙江日报》合并，改称《工商报》，许仍任社长。1949年5月杭州解放，仍申请军管会登记，继续出版。到1949年11月，因经济不支，申请停刊。

许廕父是无党派人士，除参加杭州市作者协会、杭州市新闻记者公会外，其余都不参加。他对报社的职工，只重用他的才华，从不过问个人政治面貌。“于子三事件”中，浙江省新闻处处长孙义慈要许刊登于子三是自杀的新闻，许拒绝刊登。经孙义慈三次来社洽商，才允发表了一点消息，排在最不显眼处。国民党召开伪国大代表会议时，许写了“大观园开代表大会，选举薛姨妈为立法委员”的杂文，讽刺时弊，因此报界都称许是爱国主义的新闻记者。

许原来只有一个义女“阿宝”，到了暮年才得一子，取

名“小东”，现已就业成家。

许于1953年病逝杭寓。身后萧条，葬于杭州南山公墓。后家属迁回萧山原籍。许夫人也早已谢世。我与许师徒半生，临终未得扶棺凭吊，实为终生憾事！

# 胡亚光画艺

汪赞源

画家胡亚光，别号蕉翁，是胡庆余堂创始人胡雪岩的曾孙，世居杭州。他七岁时在外婆家见椅背上刻有山水，即跪而临之。舅父见之谓此子他日必以画艺名世。胡亚光自题绝句云：

无师自学有谁知，惭愧人呼老画师。

记得七龄外家戏，偷摹椅背作枯枝。

亚光先生不仅博览群书，精研诗文及中西绘画，且注意汲取民间艺术的营养。小时，邻家有一位传真画师，他常去偷看并与之交友，切磋画艺。十九岁，画艺纯熟，在杭州创办图画函授学校。

章太炎先生来杭讲学时，亚光为章速写一像，太炎先生大喜，即用嵌字格书写“东亚之光”四字横额以赠。当时周瘦鹃主编《半月杂志》曾将此画像印于首页。亚光所绘《一·二八之魂》巨幅画，刊于《大上海画报》创刊号首页，曾轰动当时画坛。亚光先生喜画人物，尤擅肖像，曾为毛泽东、周恩来、徐特立、宋庆龄、鲁迅画像；其他如蒋介石、吴稚晖、胡厥文、张大千、梅兰芳、徐志摩、弘一法师、秋瑾等各界人物，一经他妙笔点染，莫不神态毕肖，以此名闻